



大涼山之歌

高 纓 著

.918

54

大凉山之歌

高 纓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•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833 字數 26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9/16 薄頁2

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(7) 0.17元

目 次

鎖鏈·····	1
酒歌·····	3
口弦·····	5
美丽的麻烏姆·····	7
“雀博”·····	9
槍·····	11
阿什烏莎·····	12
流水与石头·····	13
自由·····	15
鎖鏈 (之二) ·····	17
血書·····	18
夜市·····	19
夜色·····	20
驅鬼·····	21
給彝族歌手·····	22
寻觅·····	23

等待.....	26
干涸的海子.....	29
口弦之歌.....	32
情歌.....	35
母亲的歌.....	38
尼嫫阿果.....	42
祝福（代跋）.....	47

鎖 鏈

繁星閃閃，低垂的夜幕复盖着墨藍色的叢山，
篝火焚燒，熾烈的火焰染紅了殘破的古城垣，
大涼山的奴隶們走下群峰，聚集在峽谷里，
那搖晃的头帕，那飄蕩的長裙，那重叠的披毡
好像是密密的森林，好像是層層的岩巒……
一陣山風吹來，在群山之中呼嘯、迴旋……
那个头纏黑巾、腰挂短劍的男子——阿尔木嘎^①
威严地站立在火光里，站立在閃灼的目光之間，
一手高举着鉄錘，一手提着一條深黑色的鎖鏈，
他环視着人群，迎着山風昂首呼喚：
“看吧，奴隶們，这沉重的鎖鏈鎖过你，鎖过我，
鎖过我們地下的祖宗，鎖过我們彝族人民千百年！”
“它鎖走了我的姐姐！”“它鎖死了我的兒子！”

① 阿尔木嘎，彝族老紅軍战士，共產黨員，曾參加長征、抗日戰爭、
解放戰爭，曾任涼山自治州副州長。

“它把我鎖在木樁上!”“它把我鎖在牛欄邊!”

——奴隶們在怒吼，奴隶們在嗚咽……

“它像毒蛇絞住大樹，掐着我們的頸項，

它像磨石壓住青草，壓在我們的双肩，

我今天敲斷它，叫它不再喝飲我們的血泪，

我今天敲斷它，叫吃人的奴隶制度永远滾蛋!”^①

“把它敲斷！把它敲斷！把它敲斷！……”

——奴隶們捏緊拳头，奴隶們蜂涌上前。

鐵錘揮下來，鎖鏈在顫抖，火星四处迸濺，……

奴隶們跳躍起來，森林和岩巒一齐跳躍起來，

舞起头巾，揮起披毡，彈起月琴，撥起口弦，

無边無际的浪濤，冲击着万年沉默的大凉山。

1957年6月，昭覺。

① 大凉山彝族，解放前曾是奴隶社会。奴隶主为了統治奴隶，使用各种刑具，有鐵鏈、木枷、土牢等等。1955年，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改革，奴隶們紛紛敲斷鐵鏈。

酒 歌

喝吧，喝吧，举起木碗，將燒酒一飲而干！
喝吧，喝吧，捧起瓦罐，把燒酒一傾而完！
千年的鎖鏈掙斷了，黑暗的土牢崩塌了，
怎能不飲它个千斤万兩，傾它个千瓶万罐。
喝吧，喝吧，奴隶們再不受杀戮，再不被买卖，
喝吧，喝吧，奴隶們再不受苦役，再不挨皮鞭，
讓燒酒燒焦心兒，燒掉半生的苦难辛酸，
讓燒酒冲刷胸膛，澆去一身的哀愁飢寒。
喝吧，喝吧，何必回家去靠着鍋庄睡覺，
喝吧，喝吧，只須圍着篝火爛醉它一个夜晚！
小伙子踉踉跄跄，追撞着狂笑的少女，
老头兒倒倒顛顛，閃动着血紅的双眼。
唉，过去奴隶們喝酒，眼泪淌进酒碗里，
哦，今夜自由人喝酒，酒碗里浮出笑臉！
唉，过去奴隶們喝酒，身上热心里却發抖，
哦，今夜自由人喝酒，身上热心里也温暖！

喝吧，喝吧，再斟一碗，苦酒一滴也不剩了，
喝吧，喝吧，再打一罇，蜜酒万年喝不干！
你举起酒碗，渗进天上的露水，
我捧起瓦罐，搅上山谷的清泉。
喝醉了，伸开四肢，躺在这大凉山下，
醉醒来，舞起双臂，与太阳一道上山！

1957年6月，昭觉。

口 弦^{*}

远方是璀璨的雪山，近处是幽暗的溪澗，
阿呷烏芝坐在我身边，为我彈奏小口弦，
她嘴唇像紅葉，手指如嫩枝，
一只杜鵑的啼声，繚繞在枝叶間……
輕輕地撥，慢慢地彈，清清悠悠的琴音
像蒼山上的涼風，像暮色中的荒烟；
輕輕地撥，慢慢地彈，淒淒切切的曲調
像是娃子^①的呻吟，像是丫頭的嗚咽。
她迷蒙的眼睛望着远方，睫毛上泪珠閃閃。
唉，我的彝族姊妹，你为甚么，为甚么
又忆起奴隶的生涯，奴隶的苦难？
为甚么要引起我这远方客人的辛酸？
阿呷烏芝放下口弦，憂傷地對我說——

* 口弦，是一种竹片或銅片制成的乐器。

① 娃子，是彝族对奴隶的通称。

阿爹阿嬷就住在雪山的那一边，
如今他们还在奴隶主的皮鞭下辗转。^❶
天菩萨赐下口弦是要让白彝^❷哭泣，
只有待奴隶们全都解放了，自由了，
这口弦才不再叹息，不再呜咽……

1957年5月，冕宁。

❶ 民主改革自1955年开始，1957年初还有少数地区未完成改革。

❷ 彝族分白彝、黑彝。黑彝大多是奴隶主，白彝大多是奴隶、半奴隶。

美丽的麻烏姆

野鴨浮游在藍晶晶的海子上，
麻烏姆坐在青幽幽的海子旁，
洗罷了黑髮，編好了長辮，再搭上頭巾，
她久久地坐着，忘却了草地上的山羊。
借着這光滑的水鏡，她側來側去地
照着自己的身影，瞧着自己的面龐——
眼睛，像一塊白玉嵌着黑寶石，
眉毛，像燕子伸開的兩翅翅膀，
黑頭巾，黑衣裳，像一片濃濃的夜色，
銀耳環，紅項珠，好似星星在夜空閃亮，
百褶長裙，像一株披着白雪的杉樹，
彩色花邊，好似雪樹上的一抹霞光……
麻烏姆，麻烏姆照得呆住了——
難道自己竟會是如此的漂亮？
十九年為奴隸主當牛做馬，
飢色、塵垢、鞭痕、淚迹封蓋了面龐，

眼睛，閃着餓羊似的眼光，
頭髮，像荒草似的披在耳旁，
裙子像黃麻，裹不住凍紅的膝蓋，
衣衫像落葉，遮不了處女的乳房……
唉，麻烏姆不敢到海子旁邊放羊，
害怕那冷冷的水波戲弄她可憐的模樣。
十九年第一次濯洗長髮，
十九年第一次穿上新衣裳，
麻烏姆在夢幻似的水鏡里笑了——
她笑她自己竟會是如此的漂亮。

1957年5月，冕寧。

“雀 博”*

狂風嚎叫，大雪飛旋，天空像漆布似的昏暗，
冰雪、夜霧、嚴寒、恐怖封鎖了安格拉馬山，
有三個彝族民兵蹣跚在風雪中，

“雀博！雀博！……”他們向着群山呼喚。

他們的漢族同志失蹤了；為了奴隸的解放
他下山開會去，三天三夜沒有回還，

“雀博……雀博……”他們向着森林呼喚。

他和彝族一顆心，他從遠方帶來自由的火焰；
奴隸們的眼睛盼焦了，三天三夜不見他回還，

“雀博！雀博！……”他們用嘶啞的聲音呼喚。

一定要把他找回來，一定要看見他明亮的眼睛；

即使他被虎豹吃了，也要把虎豹打死，

取出他的尸骨，捧回他的鮮血，找回他的衣衫。……

……在一座黑沉沉的懸岩下，在雪坑里，

* “雀博”，是彝語“同志”之稱謂。

找到了这个民改工作队的队员，
他被风雪冻僵了，脸色像雪一样惨白，
他心口微微地跳荡，嘴唇轻轻地打颤……
这三个彝族民兵一齐脱下披毡，搭在他身上，
厚厚的羊毛毡却暖不醒亲密的伙伴。
于是，他们交谈了几句话，一同伏下身子，
紧抱着同伴的腿，紧贴在同伴的身边，
用彝族的体温把汉族兄弟温暖……
天亮时候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
血红的朝阳升上了安格拉马山。
工作队队员醒来了，看见卧在身边的彝族兄弟——
“雀博！雀博！”他含着热泪把同志们抱在胸前。

1957年5月，冕宁。

槍

阿哥依卡要跟奴隶主上山去叛乱行劫，^①
阿弟約柏要跟自衛队下山去放哨站崗，
兩個人一声不响，惡狠似的互相仇視，
冷冷目光又一齊投向屋角的一支槍。
阿哥的手伸過去，阿弟的手也伸過去——
死去的父親只遺下這一支古老的獵槍。
依卡說：“是我的！”約柏說：“是我的！”
於是，兩雙眼睛跳出了暴怒的火光。
依卡說：“你跟我走吧。”約柏說：“你這雜種！”
於是，兩雙拳頭揮起來，一陣嘭嘭亂响……
依卡的鼻子被打歪，約柏的嘴唇鮮血流淌。
嫂嫂弟媳一齊從門外跑進來，
六雙手把叛逆者按倒在火塘边上，
用長頭巾把依卡的臂膀拴緊，
咒罵着，叫他跪在先父古老的獵槍旁。

1957年5月，托烏。

① 民主改革時，有少數奴隸主不明政策，煽惑部分僥胞實行叛亂。

阿什烏莎

深夜，在沉默的森林里，有一个黑色的人影
窜进低矮的木板屋，用尖刀抵住衰老的烏莎：
“老奴隶，去，去叫回你那逃走的兒子，
讓他离开自衛队，叫他赶快給我滾回家！”
“不！”阿什烏莎在黑暗中搖动着白髮。
“烏莎，你把他叫回来，我决不会杀死他，
我要賞你五錠銀子，还要送你一匹好馬……”
“不！”阿什烏莎在冰冷的刀尖下紧紧地咬着牙。
奴隶主抓住她的衣領，狠狠地把她推倒：
“我要燒你的房子！我要杀光你全家！”
阿什烏莎扶着牆壁，顫巍巍地站了起来：
“主子，天很黑哩，可是公鷄忘不了啼明，
老爷，天很黑哩，可是山头上还挂着星花，
你怎么忘了我兒子手里也有刀槍？
他可忘不了是哪个杂种杀死了他的阿媽！”
沉默，沉默，沉默……尖刀顫抖了，
那个黑色的人影像被打伤的狼似的窜了。……
大涼山的夜空下，昂首屹立着白髮的阿什烏莎。

1957年6月，昭覺。